●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准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六十號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一元八角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逐期寄閱全年大洋二元半年大洋一元一角每月大洋二角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本報介紹

申報館照相銅版部製造各種照相銅版鋅版工料精緻交貨迅速且價格公道本報自出版以來所登鋅版時事畫及銅版照相等俱由該館銅版部承製其成蹟優美已早在閱報諸君洞鑒之中毋庸本館多述茲為導引國人起見特行介紹如　諸君有欲製刊銅版鋅版等件可逕至三馬路望平街轉角五層樓洋房申報館銅版部接洽定可得滿意之結果也此布

光學精深

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鑒　參眷煃題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為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大喜香烟

風行有年　物質優美　世莫與肩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紉其中有訂購已屆滿期者如承續定希即惠款以便繼續寄本社同人事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請看！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發售預約

俄羅斯的文學已經在俄國發生絕大的影響便是在世界上發生絕大的影響表現一國的國民性就是文學諸君要明白俄國的國民性要知道俄國的精神思想不可不看俄國的文學要知道俄國文學狀況不可不看本社將出版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是本社特請耿匡翟秋白沈穎等九位精通俄文的人選譯俄國名家短篇小說五十餘篇都四十餘萬言從普希金Pushkine到柯勒基Gorky共二十九人（如哥郭里Gogol屠格涅甫Turgenieo托爾斯泰Tolstoi柴霍甫Tehehoff等都在其內）將俄國文學作有系統的介紹每家各附有肖像和小傳全書計分四集第一集先行出版凡留心俄國文學的人不可不讀凡留心俄國現在情形的人不可不讀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鵲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薛奪姆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崗兵　芮斯可甫著　耿匡譯
夜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瓏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洋裝一厚冊現已付印大展期六月底出版定價洋七角預約售價大洋四角外埠寄加郵費四分預約期間至本京六月底截止外埠寄費加郵二分以寄信日期為準　印數無多購者從速　第二三四集亦經着手出版期定再行預告　又鄭振鐸君編文學源流述略可作俄國文學史讀亦不日出版

北京梁家園後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啓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瘋子頸膏藥

說明：凡男女之患瘋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固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宮之力終身難孕遺禍不危哉本會士存心濟世不惜工本丈夫將祖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為名利焉

功效：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起粟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皮膚既可免刀割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害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博康里愛可醫院　外埠函購從郵寄費加一

寄售處：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卻病延壽種玉膏

有病可以除病　無病可以強身○乏嗣可以得子○此膏專治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壯陽固腎止洩補精聰耳明目驅利止瀉凡小腸疝氣男女五勞七傷肝胃氣痛肚腹疼痛風火牙痛以及三十六種喉症七十二種眼科偏症頭痛三陰瘧疾與哮喘咳嗽濕痰寒氣癆瘵及癱瘓痿痹串膿疳脚氣及各種癧脹各種膈症並中瘋癱瘓半身不遂風濕損傷骨節酸痛及各種無名腫毒各種惡瘡與小兒驚風痞積或貼臍眼或帖患處莫不立見奇功患者若失若腎竅不固夢遺淋濁以及婦女經帶下諸症以帖臍部功效尤速其他各症另詳仿單●外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通用

（價目）乾坤兩種每對二元每種單張一元二角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善昌里　福齋藥房造啟　電話西一千三百九十六號

招登廣告

和盛首飾號

本號創自同治季年專辦頭等鑽石珠寶翡翠鐘表精鑲白金中外時新首飾金銀器皿定價劃一不合包退回換併收兌白金鑽砂自煉白金零兌蔻拆或代鎔代化格外克已如蒙賜顧請惠臨上海江西路一九八號電話中央一五七七號

瘡藥

天泡瘡臁窩瘡黃水瘡爛疥瘡乾瘡濕瘡等以此藥擦之止癢定痛內服外搽三日可愈不再復發包愈每人收藥本洋一元不好還洋貨病半價外埠函購款由郵匯寄費加一郵票通用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羣玉芳一新旅館對門一百八十號　興業社謹啓

龍虎丹

癰疽發背是為大瘡不成則已成則濃破血流潰爛難收不但痛苦難言竟有生命之虞此龍虎丹一藥是單方秘傳專治一切大瘡無論身上手上面部發上生何種腫毒來勢凶惡者祇服此藥一劑隔六小時即可化危為安神消退不須再服誠衞生家必備之良藥也

每瓶兩劑售洋二元　六瓶洋十元

經售處上海寶善街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門牌內興業社　外埠郵購原班回

萬應消痞丸

痞塊一症患之易愈之難雖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為功此丸係峨嵋山人所秘傳無論[illegible]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沸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每料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寄費加一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四弄一家正威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筆

自明代陳白沙先生創制茅筆今粵中雖有傳其法者惜不多得本莊主人研究斯術有年始發明一種黃山異草仿白沙法製之成筆名曰一郵山茅穎其堅韌耐久圓滿和柔較雞毫羊毫尤為適用頗承源上各大名書畫家交口稱善惠顧公諸海內為文人學士臨池之一助本莊並藏有百年前上品古墨花樣繁多不及備載如蒙賜顧倍極歡迎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啓

真正育亨賓片

本藥房新自外洋運到著名藥品育亨賓專治腎水不足陰氣虧損服之固本養元煥發精神業經全球醫生認為無上妙品

每管十片售洋一元　每打十二管洋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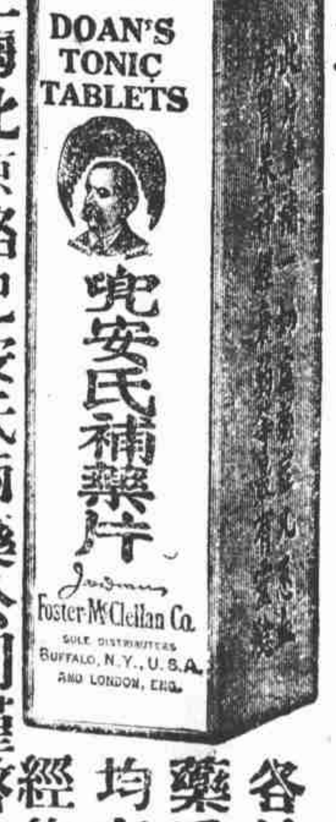
上海南京路四十二號　科發藥房謹啟

兜安氏補藥片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體常舒泰志高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乏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矣此片由醫藥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脾補血凡血虛血薄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精神疲憊經昏亂面黃肌瘦普通弱症等若服此片必奏奇效而於幼年婦女貧血面色青白及八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面無血色者可服此片以助發育而補不足老年人可服此片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毋使間斷有特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一元二角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招登廣告

搶米與搶督軍 （丹翁）

何謂搶、非已所有而強致之、強盜之手腕也、然於財謂強盜、其他或否、國可搶、位可搶、名且可搶、雜劇中有搶狀元者矣、有搶親者矣、五都之市、四達之衢、有搶雛伶搶流妓者矣、世間足搶之物、苟一一數之、更僕所不能盡、然用搶者、或受禍、或罹災、或遭詈、或來賀、皆不能定、要在幸得搶之之道、而善擇搶之之術耳、惟搶不同、而損人利已則一焉、雖然、世亦有肆搶、而但求損人不求利己者乎、有之、則搶米是也、米貴矣、不搶則無以平價、搶則犯法、無已、聚千百人而入米肆、蓋搶其米而傾於江河、不以一粒入口、一若可以告無罪者、以視搶督軍而卽據督軍、其優劣相去何如、由此觀之、搶米之舉、正可與孫中山作正比例、孫中山旣革清命、卒以總統讓人、則當時用心、與所處之勢、姑不必論、但就厥跡言之、非儼然有功成不居之德乎、然則搶米、雖曰平價、間接未始無利、而直接一無所利、蓋已能與孫中山媲美、倘搶督軍者蓋師搶米、則孫中山第二、又實思無人哉、吾安得不大聲頌禱曰、搶米萬歲、搶督軍萬歲、孫中山萬歲、

做好夢 （丹翁）

諺云、蘇姑子做得好夢、蓋謂難遭之境、而於夢得之、未始不引爲至幸也、人生百年、不可謂不壽、而五十年實在夢中、苟身爲窮措大、而此半世之夢、幸而得爲總統、得爲總理總長、得爲督軍省長、當夫未出夢時、與非夢其奚異、雖窮措大又何害焉、與彼眞爲總統總理總長督軍省長者、寢不安席、幷一窮措大而不能邐邐然夢得者、不亦比之猶小勝耶、至於盧生怨黃粱之易熟、吾且以爲倘夕夕獲夢盧生之夢、則每夢一世、壽期頤且萬年富貴矣、又何必神仙哉、今日之徐大總統作何夢、吾不知也、靳總理作何夢、吾不知也、諸總長作何夢、吾不知也、張敬堯齊耀珊作何夢、吾亦不知也、吾所知者、彼等之夢、不如我輩夢之清恬有味、有爾然矣、吾一窮措大耳、覩於此、且並不願作總統總理總長督軍省長之夢、何也、懼夢中之夢、難爲懷也、或者曰、夢固夢、所謂非夢、又當非夢、妄分佳惡、可謂癡人矣、予聞其言、若恍然而有悟、

反御 （丹翁）

旨蓄所以御冬、今乃小暑未臨、梅雨方酸、而有力之家、屯米者紛紛、苛其中人產、咸備三月緣、在新歷爲御秋、在舊歷爲御夏也、儲積所以御窮、今乃以社會爲主義、作工黨之贊助、使豪商失龍斷之具、令財斤喪頤氣之驥、是御富也、閔牆御侮、所御在外、今則南北搆釁、不足論矣、卽家庭革命提倡者亦實繁有徒、在下且亦人子之父也、焉敢不自戒嚴、以避洪水、嗚呼、是御內矣、昔黃帝御女三千、今乃主張公妻之制、人盡可夫、逝將研究所以御男矣、或者曰、以上四御、三御皆捍御之御、惟最後一御、爲御用之御、豈可同日而語哉、予曰、雖然、反御則一也、

迷信瑣譚 （漱六山房主人）

讀寒雲迷信談、與鄙見不謀而合、故贅數語、以質寒雲、

陳其美弱不勝衣、而舉止輕蕩、如以相理論之、決非載福之器、當民四民五之間、卽其本系中人、亦有嫌其鋒芒太露者、果不旋踵而禍及、

陸建章鷹眼高顴、殘忍嗜殺、相家嘗謂高顴而輔以鷹眼、必掌生殺之權、但顴輔而下、如不能相稱、他日必無善果、陸果爲徐某所殺、以陸之殘忍好殺、而徐某殺之、非特迷信之徵、抑亦報施之理、但陸有取死之道、而徐非殺陸之人、他日報施如何、猶未可料、

應桂馨長身佻蕩、而詭誕非常、當前淸光緒卄六年間、記者嘗見之於蘇州青場地之佛照樓、彼時應尙爲上海桂仙園主、以生涯寥落、偕譚月明至蘇邀角、記者見其誇誕妄謬、甚不謂然、經沈月春爲廡介紹、記者始與晤談、聽其恣肆妄誕之言、直如河漢之無極也、記者不欲與言、拂袂而起、迨民國元二年間、應夔丞之聲名、乃大噪於江浙兩省、記者聞之、不覺啞然而笑也、

洪述祖中年時、鷹視狼顧、鬚若蝟毛之磔、記者十八歲時、見之於常州劉氏、卽決其必伏刑誅、聞者笑之、近數年來、洪面目漸改、鬚亦傑然下垂、不復磔起、方謂可以倖免、而不知終罹法網也、

民國六年、在京遇星家某君、記者詢之曰、迷信之習、久當刪除、何以今日之達官巨公、無一不迷信星相命課之理、足下亦有說乎、某君曰、居今之世、無論何事、皆不得一毫把握、星相命課之學、雖不能事事神驗、而尙覺較有把握、非若他事之絕無把握也、斯言也、記者旣不能斥之爲非、又不敢遽信其是、質之寒雲、以爲何如、

海上各舞臺之崑班 （小隱）

天蟾舞台　自京班輟演後、改組崑班、合同訂兩月、演員來自吳門、不乏優秀、較之梅蘭芳韓世昌郝振基輩、殆未可同日而語、一般看客亦皆歷舊不堪、無一時髦人物、然吾輩對於崑曲、確係眞正知音、

丹桂第一台　梅蘭芳在滬出風頭之日、該台以郝振基白玉田爲抵制、卒至梅氏雖去、而郝白仍無人過問、大爲失敗、今又聘來劉漢卿、以汪笑儂派爲標識、取法乎下、雖佳亦有限、恐又將蹈郝白之覆轍也、

亦舞台　此台面積甚小、營業集合、時演時輟、此次開幕、以馮子和爲台柱、後又聘來老雙處、爲老生之碩果、識者極爲歡迎、未幾又來昔俊卿、演不旬日、以不敵雙處、愧而求去、何月山之武生、獷悍旣不如前、惡劣尤甚於昔、該台因子和之去、遂奉何爲台柱、已令人望而却步、復聘劉榮升、較何尤俗惡、此子昔在富連成、本已不守規矩、今在江湖日久、更覺不堪救藥、聆其一曲、未有不作三日嘔者、在該台有一雙處、以爲未足、復思羅致名角、詎名角愈多、乃愈不可聽也、

大舞台新舞台　宏碧緣層出不窮、濟公活佛方興未已、一則近於魔術、一則類似電影、旣然別具體裁、是不當以戲曲論也、

所謂三班合演之崑曲 （哀民）

天蟾舞台在這歇夏的時候、弄一般崑戲來唱唱、我又是喜、又是怪、喜的是什麼呢、我雖然不是崑曲大家、却略略懂得一些小門徑、自從聽了韓世昌的高腔崑曲、梅蘭芳的京腔崑曲、嘔得人幾手發痧、第一台又來了一個白玉田、眞把我氣得發昏章第十五、現在居然有這一般崑曲的薪貨、給那班闊體崑曲看看、豈不是令人可喜、不過海報上刊的三班合演、大章是沈氏弟兄分出去的、其實就是全福、那大雅班、比京劇裏的三慶班資格、還老一點、自從葛芝香譚雅仙等死了、大雅班就無形消滅、怎麼現在還有大雅班角色呢、豈不是令人可怪、這也不用說他、有一晚、一個人跑去看了一回、第二晚、又同着我們老弟去看一回、喉嚨裏癢得很、忍不住要批上幾句了、

徐金虎是後生小子、臉子倒好、不過鼻子生得太高、台步有些毛病、走一走、扭一扭、扭得軟時還可、偏偏扭得不入彀、使人肉麻的很、十七那一晚、唱浣紗計裏的西施、簡直不對工、十八那一晚、唱呆中福裏的葛巧雲、好一點兒、據說他貼旦戲很多、據我看來、富麗的貼旦不配、還是唱小家碧玉、有些可取、不要貪多嚼不碎、弄得博而不精、造成南邊的韓世昌總好、徐金虎頗會得我這個意思麼、因爲崑旦人才缺乏、很希望他、成就一個名角、

沈錫卿的老生、一味的火星直冒、在他算很留心、硬要分出生外的疆界、其實他火是火了、嗓子還是混濁不分、照他的嗓音、唱末角差不多、老生殼不上、還是吳炳祥的外角、比他守規矩的多、

沈斌泉的二面、雖然老角色、可惜像玄妙觀裏的書帖、一望而知是作家派、十裏拚命賭用勁、收音十句九抖、未免討人厭、

陸壽卿的二面、我早就讚成他、臉手身處處多有戲、口裏也還乾淨、中州韵提得很準、十七那一晚、唱浣紗計裏的吳王夫差、副淨的戲、叫他付角充塲、自然不對工、毛病却還沒有、十八唱呆中福裏的誠直、本來是他全手戲、除掉了『誠直』『張文遠』、還有『寫狀』『狗洞』『扶醉』等等、都是他下死功夫的戲、我看見海報上、他唱十五貫訪鼠裏的『尤阿鼠』、桃花扇評話裏的『柳敬亭』、上海人是瞎得過的、不過副丑三角不分家、我說覺得不是崑曲中興的朕兆、壽卿、我很愛你、不要自己弄糟自已、（未完）

旦改小生之難 （春覺生）

旦角至中年聲敗色衰以後、往往改唱小生、以爲晚年吃飯地步、以旦與小生、同用假嗓、改之近易也、殊未知旦與小生之用嗓、大相徑庭、旦角所用爲全付假嗓、小生所用嗓音、則眞嗓與假嗓、互爲參用、與旦角迥有不同、至於小生念白、用眞嗓處尤多、用假嗓爲少、例如黃鶴樓周瑜念白『劉皇叔過江來了』、僅『江了』二字用假嗓、其餘『劉皇叔過來』五字、皆用眞嗓、俾舉一例、他可類推、且用眞假、皆有一定規律、不能以意爲之、余幼年聽小香、中年聽楞仙德珺如朱素雲及現在北京之票友胡子純、念唱無不如此、歷來由旦而改小生者、惟德珺如足以當之、此外不足數也、由是言之旦角改小生、談何容易耶、

至若梅蘭芳、臨去滬時、反串射戟小生、吾以爲小梅別有意用、彼來滬四旬、所演皆旦角戲、與一般醉心梅郎之姨太小姐、形式究有同性之嫌、不足發生若何感動、以擴張其迷人術、故煞尾演射戟一齣、呂布爲小生最漂亮脚色、所謂臨去秋波那一轉、無非欲使醉心梅郎之姨太小姐們、日夕魂夢顚倒、腦海中永誌不忘而已、果如吾說、小梅用心良苦、其計亦毒矣、

▲看！看！看！▼

迂聽花先生著 中國劇

▲中外名流之題辭序文共計六十篇

▲名伶各裝小影臉譜書畫計五十張

著者聽花先生爲中外獨一之華劇研究家識見超凡筆鋒犀利天下無不知其名者此書舉凡劇界之歷史梨園之內情條分縷析言之綦詳洵宇內破天荒之傑作案頭陳列之珍品也初版早經傳罄再版現亦無多風雅君子幸勿交臂失之

總發行所 北京前門內化石橋 順天時報社

▲定價一部大洋一元五角

●外埠函購另加寄費二角郵票代價不收

愛克司光 （一三三）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九回　劉海蟾狂吟新體詩　邵璧虎大罵舊文學

邵璧虎笑道、也是一個朋友、他念的死書、着實不少、平時只是有些執而不化、這一天他的父親在人家幫辦喪事、俗稱便叫做帳房了、主人要向我那朋友借點物事、當時便寫了一封信、下面循例用了棘人兩字、這也罷了、誰知我那朋友、望着這棘人字樣、茫然不解、他還只當是尋常通用的稱呼、揣摩自稱恐弟的意思、暗想人家旣然對我稱棘人、我同人家的信、也應自稱棘人、於是在自家名字上面、也就將棘人兩字寫在一旁、那主人看了自然發笑、可憐只氣得他的父親鬚髮倒豎、又羞又急、因此氣成一病、眞個嗚呼哀哉死了、有人疑惑他有意使這促狹、陰毒他父親、其實不然、他爲舊文學所誤、却是眞的、我這朋友姓胡、至今人還替他起了一個諢名、叫做胡棘人、你們看可好笑不好笑、…衆人聽了、不由哈哈大笑起來、劉海蟾也笑道、理他呢、怕不是二哥編着來哄人的、世間那裏會有這般蠢材、邵璧虎急得滿臉通紅、冲着海蟾說道、我們講究新學的、最注意道德、第一不打誑語、怎麽你倒先來冤枉我、海蟾也覺得話說得大意、却好廚上端來一碗紅燒羊肉、忙搭訕說道、舊學家沒有別的長處、這兩句會學說、是他們一生本領、比如那小羊前腿、生得太長、在母羊胯下吸乳、很不方便、少不得要將前腿屈了下來、這也是生理學上特別的緣故、他們偏生以訛傳訛、又說小羊跪乳、是孝順他母親的了、豈不是在那裏說夢話嗎、祝鵬文接口說道、跪乳的話、古人不見得使不知道、不過想借此勸人盡孝、特地拿羊來做個榜樣、也是有的、密司忒又何必苦苦的同他辯駁、邵璧虎睜圓兩眼、用手在桌上畫着說道、然而不然、古人嘗說人爲萬物之靈、照這句話講起來、可想人同畜生是一樣的了、羊不去盡孝、人也不須去盡孝、原是一個道理、那些勸孝的人、我便嫌着他多事、世界上最討厭的、莫過於父母養了兒女、父母便去撫養他、兒女大來、又去責備他孝敬父母、這不是同做買賣一般、家庭裏都做起買賣來、那個文明進步、還有指望嗎、我的宗旨、不但不去主張盡孝、還要去主張非孝、海翁的詩、可算同兄弟是一鼻孔出氣、…祝鵬文雖也在上海混過一陣、然而像這樣新奇議論、却從來不曾聽見過、此時打從心眼裏佩服邵二璧虎、一直到席散之後、便悄沒聲兒、附着他耳朵、要同他拜把子、不知邵二璧虎可曾答應不曾、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夕陽紅檻錄 （四十） 鵷雛

第十章　春宵夢醒酒入愁腸　雲散風流花留霧眼

當下湘秋直喝得個大醉、不能動彈、便在栗園那裏、過了一宿、又過了幾天、湘秋收拾行事已了、那天恰是英商的皇后號開赴南洋的船期、湘秋已買了一張二等船票、就定於卽晚下船、栗園岫雲吳奴一班人、自然全體來送行、這天八點多鐘、還在一品香大家公餞湘秋、席散、約十一點鐘、大家在船上相會、當下到了時栗園第一個先到、隨後吳奴岫雲也陸續來了、滿船的找湘秋、却只找不到、在他所定的房間裏、找到一個下人管着幾件行李、問時說還沒有來哩、吳奴第一個嚷道、不好不好、邵湘秋臨時變卦了、他一定是不肯去了、不知藏在那裏呢、栗園搖頭道、不會的、你放心罷、他現在是騎馬揚枝、一霽都嫁、他還不去、留戀在上海做什麼、去是一定去的、不曉得又在那裏話別罷了、道猶未絕、湘秋早已來到、當下一同招呼、只見他顏色黯然、似很不樂、衆人敍談一番、說了些幾會的話、看看船將要開了、汽管已鳴鳴作聲、送行的人紛紛都下去了、栗園等人、也只得立起身來、道聲一路珍重、作別上岸、湘秋却還倚在欄干邊、眼睜睜看岸上、却見岸上一部馬車裏也有個女郎、高揚玉臂、搖着白巾、與吳奴眼快、失聲道這不是靈芝嗎、看官從此以後、湘秋使浪迹南洋、另有一番歷史、到底如何、却要等湘秋回來、告訴諸君的了、在下暫時告別、正是、

黯然消魂惟有別、十年落魄不勝情、

敍湘靈情話處妙有含蓄、使人在疑似之間、品格頗高、

作者自言浪迹湖海十餘年、惟此回遠行、最爲難堪、每一思之輒爲作三日惡、嘗有詩自紀云、短後單衣渡海船、南風欄檻淚睛烟、人間饒有司勳夢、那得沈酣過十年、當時所感、可謂深矣、（完）

懷友詩 （打油詩人）

◻四十平頭彎欲絲、頑皮猶是少年時、有涯歲月須消遣、胡亂吟成憶友詩、（緣起）

◻讀畫評錢未肯停、花園隔壁起軒亭、寒宵同過清眞寺、記聽哥蘭一卷經、（黃葉翁）

◻披霞照眼帽珍圓、張緒當年我亦憐、一自風華刪盡後、祇餘怪話與刀泉、（丹翁）

◻筆挾秋霜一字加、江城落盡小梅花、阿毛畢竟多情甚、不許他家去吃茶、（小隱）

◻朋友叢中數戲迷、二黃唱得好來兮、可憐初到春申浦、不信南京路有雞、（馬二先生）

◻抱月飛雲結古歡、主持風雅與人看、也曾公府追陪宴、三塊洋錢吃大餐、（凝）

◻果香盦裏識芳徽、妙畫新詞已久違、一語特佳猶記取、漢陽江上馬如飛、（涵秋）

◻鴛社羣思絕妙詞、小胡風調孰如之、年頭日進眞難得、又念君家白話詩、（寄塵）

◻小玉瓏瓏憶舊盟、隔世絮語忒淒淸、不堪借酒醫心病、要學吳江葉楚傖、（鶴雛）

◻詞筆淸新壓衆長、茶香酒冽憶奇芳、如何惜墨黃金似、不使晶晶報有光、（瘦蝶）

◻到處靑樓記小名、無邊綠意與紅情、只因愛寫鴛鴦譜、贏得家家罵接皆、（叶平齋）（老鮑）

◻借問誰人共坐樓、美人一盼忒溫柔、只愁醋海掀波起、文艷親王曉得不、（小坡）

◻一曲淸歌最服膺、十年不聽寶蓮燈、佳兒側坐操胡索、細按宮商較準繩、（春覺生）

◻學究天人富五車、閒來愛聽鼓兒書、家中還有金鋼鑽、道是袁皇總不如、（忞公）

◻吳語輕圓入耳明、誰人不識管先生、時髦也學新文體、點點圈圈鬧不淸、（霽蒼）

◻憶友情深夢想勞、那知衆怒已滔滔、拚毆至死吾心願、省得人間米價高、（自嘲）

說梅 （春覺生）

梅蘭芳的藝、不過如此、論起他的色、我是更不忍言了、男女的色、屬於審美一科、若論蘭芳的美、當分兩層、一層是化粧上的美、二層是本質上的美、若論他化粧上的美呢、現在京外花旦中、比他美的、車載斗量、若論他本質上的美呢、鄙人曾送過他十六個字『兩耳塌風』『黃牙板子』『青睛白眼』『一身蛇皮』、可笑這次他到上海、居然有人代他辯護、說他不是近視眼、小梅是近視眼、或白眼睛與否、小梅自已知之、不必他人代爲剖白、何況小梅是個唱戲的、我們只應問他唱戲的好壞、近視與不近視、不知與唱戲有什麼關係、老雙處的兩眼快瞎了、何以沒人替他分辯、這種無聊的辯護、又可笑、又可憐、至於蘭芳一身蛇皮錦的花紋、除去貼身切已的馮六爺之外、恐怕一般聞腥逐臭的梅徒、還不能一見呢、總而言之、梅蘭芳本是一個平平無奇的脚色、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自經一般臭名士惡官僚、極力的烘托、才享了這等大名、這班臭名士對小梅、完全是一種玩弄像姑的心理作用、有種不達時務的人、居然代他們掩飾、硬說小梅的戲劇、能以改良風化、然而仔細考求、近年小梅所演的新劇、十有八九、皆是冶容誨淫敗壞風化的劇本、社會的風化、已被他們糟毀盡了、還說他改良風化、錯非天良滅盡的人、誰能作這種論調、鄙人嘗說、譚叫天的柔靡音調、足以亡淸、梅蘭芳的淫戲、亡中國而有餘、國家不幸、居然就出這種妖孽、試看小梅到處演劇、那種舉國若狂的神情、令人不可思議、這亦是國家的運會使然、非人力所能相強、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未完）

◻勘誤　上期說梅文中『路三寶』誤刊爲『羅三寶』合亟勘正

我之花事談

▲工部局取締妓院、聽說會豐里各家、都已遷徙而空、我問花國前副座王寶玉何在、某笑說、須問城南老童、我不懂老童何解、追問下去、某君就笑唱道、千里草、何靑靑、可瑞豐中曾有名、一朝做了侍從長、廟長擬得冷淸淸、我還不解、俟探明了再報告罷、

▲天籟被惡鴇拘禁、不能自由者幾一月、現已贖身獨立、在迎春坊掛牌營業、據聞出力輔助之君子、爲著名西醫閻人林某、節前、百計爲天籟解脫、惡鴇不聽、卒出三千餘金、救之而出云、

春江花事 （老鮑）

▲老氏和吟鴻家裏的老二、前好幾天、生意上總不見他的面、問他那裏去了、回來、又不肯說、據有人報告、老二同一個客住小東門的小棧、同樓住某旅館六十三號裏、已有十幾天哩、現在小棧的錢用完了、老二的情也斷了、所以生意上又看得見他的面了、

▲一般議員老爺、誰不知都是歡喜跑堂子頑姑娘的、但是現在堂子裏的嫖客、簡直不當看見議員老爺的面、有人說、國事糟得這樣、議員又閙得那樣、所以老爺們多戒嫖了、其實這般老爺們、嫖得逐漸精工、什麼『鴻泰里』『火車站』『惠家園』『白克路』這些地方、那一晚沒有老爺光降、怪是怪他不得、晚上邊沒事做、又在客邊、不到女人處尋開心、又到那裏去呢、因爲長三上的倌人、多不容易上鈎、所以總去請教這般半開門的『接三』、其中也分出南北兩派、北派有錢點、長三處依舊應酬、不過都是客客氣氣的、回頭到那裏尋買牌的『人家人』實行去、南派窮得很、長三上固然不到、就是到那種地方、也殺不上巴結『買牌人家人』代償、祇好馬馬隨便、這段花叢新聞、並非有意罵人、是有一個朋友告訴我的、那朋友也是議員老爺、吃沒有叮囑我、不要登報、我今不得這樣好花事、就把他亂七八糟、寫上了、我要預備挨他們的罵哩、

▲三馬路會樂西第一家的堂子、因爲逼近教堂、不許開了、其餘將就過去了、攻縮減取締一家、怪極、聽說有人要在那裏、開辦一個伎界義務學校、專收伎女讀書、地點適宜、宗旨又合、眞好、但不知幾時可以實見呵、